

人间物语
Renjianwuyu

瓦松

□老胖

我挺喜欢多肉植物,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种了好几盆,这小东西叶子肉乎乎、肥嘟嘟的很可爱。我不知道多肉植物什么时候在这座小城开始兴起的,估计也就是最近十来年吧。如今品种越来越多,形态各异,听说总共有一万多种呢!我挺纳闷,一个大男人怎么也喜欢这种小植物?难道因为自己也是胖子?

仲秋时节,我和朋友相约去他的老家摘石榴,他老家在城东电厂边上。村子不小,我们的车子东绕西转前行着。村里大都是平房,形制类似,街道、胡同很整洁,还统一粉刷了白色涂料,颇有一种新农村的感觉。

朋友先去看他的老姨,这是老妈交代的任务。进了老姨家的胡同,发现一位老人正在院门口呆呆地坐着。老人家大概70多岁,身形佝偻,已是风烛残年。见了我们,浑浊的眼里立时有了光,激动得一个劲地“啊啊”着,但她站不起来。老人明显已不能自理,不但失语,也许也已失聪。朋友把带来的礼物放下,使劲跟她比画着,大声交流着。

老姨夫不在家,朋友费劲

地和老人交流了一会儿。临走时,老人还知道摆手“呀呀”地和我们告别。老人明显很珍惜这次见面,咿呀道别的声音里带着离别的伤感。也许老人有不少亲戚,但有多少人,又多长时间才来看他们一次呢?

朋友说现在村里的老人很多,年轻人少,大部分出去打工了,挣了钱就逐渐搬出村子去城里买房住了。

朋友的院子是我们上高中时常来玩的老院,现在周围邻居的新房地基明显比老院的地基高了一些,大门门楣上还钉着两块风华褪色的老式居民门牌。打开生锈的老锁,进得院来,小院还是30多年前熟悉的布局。迎面就是那棵硕果累累的老石榴树,粗壮的老枝遮在破旧的迎门墙前,果子早已红了,个头很大,有的果子甚至裂开了嘴,露出晶莹的红石榴籽。

我决定爬上迎门墙后面的平顶小房子,上面可以随意地摘到石榴。朋友搬来一个铁梯子,我攀爬几步,刚触及房顶时就摸了一手灰。我在房顶上拍拍手,先扭下一个大石榴,丢给朋友。朋友也很高兴:“一年不来了,这老石榴树一样不少结

果子。”

石榴树枝很低,我在房顶上几乎抬不起头来,一会儿便浑身不自在,衣服后背也被树枝划了个口子。朋友嘿嘿地笑着开着玩笑:“还行,你看着胖,动作倒挺麻利!”

干了一会儿,我索性在房顶上找块砖坐下来休息,四处环顾起来。这院子不大,三分地左右,有堂屋、东厢房和西厢房。房子应该有几十年历史了,斑驳低矮的山墙,老式的木框玻璃窗,老式的灰瓦和正脊……忽然,我注意到了房顶上的一些东西,瓦缝里竟然长着不少瓦松,灰不溜秋的绿,几乎和瓦当一个颜色了。

“唉,哥们,你这房顶上怎么有这玩意呢?很多年不见了,瓦松!”

“谁知道呢,老瓦房一般都有吧。”朋友很平淡地回答。

“这应该也属于多肉植物吧?”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,坐在屋顶上翻起手机来。

朋友开始打扫院子,枯叶、掉下的烂石榴都扫到了石榴树下。

网上关于瓦松的信息不少,瓦松属于景天科瓦松属植物,大类上属于多肉植物,不管是叶子颜色还是形状,头年生

瓦松的叶子肥嫩,胖嘟嘟的一团,和多肉是非常像的,后年才长出“松树尖”状的花序。但其实瓦松和其他多肉植物并不一样,即使带回家也是养不好的,无论你养多肉的条件再怎么好,瓦松只是2年生植物,没什么培育价值。

唐代的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就提到了瓦松,书中说长在屋顶的叫“昔耶”,长在墙头上的叫“垣衣”。曹操的孙子曹明帝特别喜欢瓦松,为了看到它,甚至把长安的古瓦运到洛阳盖宫殿。现在洛阳的仿古宫殿顶上,不知道还有没有瓦松?

但并不是所有房子的房顶都会长瓦松,只有传统的瓦房才可以,瓦松植株的样子和松树十分相似,所以人们称之为“瓦松”。只不过多肉是种在盆子里的,而瓦松是长在瓦上的。虽然说现在瓦松不常常见了,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的老瓦房上可谓到处都是。

我关了手机屏,遗憾地看了一下房顶的瓦松,打消了想拔下来几棵的念头,转身又开始摘石榴。干树皮屑落到脖子上,痒得难受,硬硬的石榴枝尖也时不时在头上戳一下,好在我的外衣有帽子。

石榴摘下了很多,满满两大袋子。朋友嘟囔着:“亲戚谁要就给谁点,反正又吃不完,回

头你多带走点。”

西屋的房门开着,几个破旧的老物件堆在那里,我好奇地过去瞅了瞅。有一个黑木箱子上竟然还镶有铜钱,铁把手和箱鼻子的钉孔处都垫着一枚,这些铜钱应该很久了,有一枚我辨认出是康熙通宝。朋友过来说,这是老妈的姥姥结婚时用的箱子,后又送给老妈了,老物件都在这院里堆着,那边还有一对老式的太师椅呢。

我轻轻抚摸着这些老物件,若有所思。

老人,老房子,老箱子,老石榴树,一切都在慢慢变老。

还有那久未见的瓦松,在过去的岁月里,瓦松的身影随处可见。它们在灰色的瓦片间顽强地生长,诉说着房檐下一段段已经早被遗忘的往事,记录着老人们的童年故事,也记录着他们的青涩年华。

我又瞅了一眼房顶上的瓦松,几株尖尖的花絮泛出淡淡的紫白色,秋天的瓦松开花了,又一批瓦松又将轮回!岁岁如斯。

是啊,这老屋、老人终会渐渐被世人遗忘。它们都曾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都曾有着如诗年华。恰如那瓦松一般,依然在默默地向世人无声展示着生命的坚韧。

我对朋友说:“再去一趟你老姨家吧,老人家不吃,看着红石榴也高兴。”

心香一瓣
inxiangyibian

山中明月

□何传力

入夜时分,寒意如一层厚重的冰纱,悄无声地席卷整个山林。

我与朋友在院子里欣赏着金海湖山间的明月。虽然风似脱缰的野兽,张牙舞爪地扑来,裹挟着刺骨的寒气,肆意地穿梭在衣衫间,甚至门口的林木也被刮得婆娑作响。可我仍仰着头,像是怀揣着滚烫的秘密,不惧这冷风凛冽,去赴一场与明月的幽会。

月光如水倾泻而下,恰似李白诗中玉盘和瑶台境般的银白,轻柔地为山林披上一袭清冷的纱衣。庭院中的玉兰和门口的杨柳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不时地抖落着已经屈指可数的枝头残叶,宛如一场悄无声息的冬日之舞,在深夜中独添几分静谧。朋友兴奋地

招手,指向着玲珑月影,闲谈中的只言片语,悠悠回荡于天地,惊落了明月旁的侍卫——那几颗星辰。我的目光却不自觉地被那轮孤月牢牢锁住,心底泛起阵阵涟漪。

明月孤悬于天际,光芒中似笼着一层白纱,温柔中透露着疏离,澄澈得好似一眼看穿世间万物一般,

又好像被蒙住了双眼,却唯独对我的期许视而不见。我怀着满腔赤诚,仿若双手奉上一颗滚烫的真心,可明月洒下清冷的光辉时,只是漫不经心地拂过,像一阵无意的微风,未留下丝毫痕迹。四周景致尽浸月色,唯有我被明月遗忘,站在皎洁的月光下仍感觉形影单只。

山中寒风,愈发张狂肆虐,吹得眼眶泛起了湿润,始终相伴。

鼻尖酸涩不已,一时间竟分不清这是寒意中的冷风带来的,还是心底悄然涌起的落寞。朋友兴致正浓,妙语连珠,我却黯然陷入沉思,失神地凝望着明月,心底暗自祈愿,月光能否慰藉我这颗孤寂之心,给予灵魂些许安慰。

然而明月悠悠,仿若洞悉一切却又置身事外,始终循着它的既定轨迹无声无息。或许它本无意伤人,不过是自顾自地发光,是我一厢情愿,赋予它救赎和陪伴的意义。当我再次回望那轮皎洁的明月,释怀一笑,纵然月光不曾把我照亮,可我心中那轮明月早已悄然盛放,熠熠生辉,一直以来,纵有风霜雪雨,我自能孤身勇赴,心中的那轮明月永不暗淡,始终相伴。



焦骨牡丹冠群芳,结伴义竹共吉祥。
君子亮节映国色,人间高风是天香。

陈化明/诗 李子玉/画